

[美] 黛安娜·彼得弗罗恩特 著 赵宇 姚冬莲 译

C 常春藤联盟校园小说

玫瑰 的 秘密

毫无疑问，
这是世界上
最著名的秘密
社团。一旦加入，
便永远不能退出，
更不能泄露社团
的秘密，否则
便死路
一条。

UNDER THE ROSE

你想知道吗？
我可以告诉你，但听完后
我必须杀了你！不相信吗？那就请你打开这
本书，不过，千万别说我没有事先警告过你！

常春藤联盟校园小说 2

丽娜（Lena）巨献私密片图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玫瑰的秘密 / (美)彼得弗罗恩特著；赵宇，姚冬莲译
译—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9.8
(常春藤校园小说)
ISBN 978-7-5391-5076-5

I. 玫… II. ①彼…②赵…③姚…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0132 号

Copyright©2007 by Diana Peterfreund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The Fielding Agency,LLC.through Jia-xi Books,
Co.Ltd.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08-006

玫瑰的秘密

[美]黛安娜·彼得弗罗恩特著 赵宇 姚冬莲译

策 划 张秋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责任校对 张波虹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com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一版 200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0mm × 131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38 千字
印 数 0001-10000
书 号 ISBN 978-7-5391-5076-5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译 序

美国学者安东尼·萨顿一直在研究华尔街银行家及其机构。一次偶然的机会，萨顿被告知，这些银行家都属于耶鲁大学的一个秘密社团——“骷髅会”，于是他以极大的兴趣开始了对骷髅会有关信息的搜集与研究。

骷髅会是耶鲁校内的秘密精英组织，创建于一八三二年。这个社团每年都会从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中挑选新的会员，人数不会超过十五人，所选的会员不但出身名门，还要具有精英、领袖气质。与学校中众多其他社团不同，骷髅会不参与校内或社会上的任何公开活动，始终保持谨慎低调的姿态。它的成员毕业后广泛分布于美国的政界、司法、情报、经济等领域，他们的成员中不乏总统、最高大法官这样的显赫人物。据说，美国前总统布什在一九六八年成为这个耶鲁神秘社团的一员，而且他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曾加入该组织。骷髅会的影子无所不在，它已经成为操纵美国的幕后力量。

美国有个历史观察家曾经评论：“在美国，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骷髅会都能号召成员去做一切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情。”如今的骷髅会成了美国富人和当权者的“秘密俱乐部”。只要加入了骷髅会，无论你从商还是从政，都能利用该组织庞大的人脉资源和无所不能的影响力，更加迅速地走向成功。

作者黛安娜·彼得弗罗恩特于二〇〇一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得地质学和文学双学位。她以母校为蓝本，在《玫瑰的秘密》这一小说中虚构了“伊莱大学”及其秘密社团——“玫瑰与死亡”，

并且围绕它们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故事。

在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上，玫瑰与死亡社团向来是一个纯粹的兄弟联谊会，但是为了适应新的时代，现任社团成员冲破元老的阻碍，破例向“超级女生”敞开大门。新选拔的女生——“掘墓女孩”，个个成绩优异、精力充沛、活泼开放……女性成员的加入不但赋予这个社团更多生命的活力，同时也为它的神秘色彩增添了浓重一笔。

每个社团成员入会时都经历过一系列严格的身心考验：用骷髅喝血、关在棺材里、浸到水里去……他们当着珀尔塞福涅的神像庄严地承诺：恪守社团秘密，维护社团统一，社团的事业高于一切。但是，由于某种原因，社团秘密被泄露，有个掘墓女孩神秘失踪，成员互相猜疑，元老发怒动粗。为了捍卫玫瑰与死亡社团的荣誉，第177届社团成员开始艰苦的努力。他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终于找到叛徒，报复敌人，并且成功阻止了社团内部的分裂……

目 录

1. 擅自离团者 / 1
2. 掘墓人的政策 / 12
3. 神秘邮件 / 28
4. 分配任务 / 42
5. 争端起因 / 55
6. 另一半 / 71
7. 婚姻幸福报告 / 85
8. 神秘的姐妹 / 103
9. 现状 / 119
10. 失踪 / 126
11. 朋友的朋友 / 139

目 录

- 12. 神圣不可侵犯 / 154
- 13. 揣测 / 165
- 14. 受托与疏忽 / 181
- 15. 临时住所 / 203
- 16. D炸弹 / 215
- 17. 乐土 / 231
- 18. 好处 / 251
- 19. 托尼大叔 / 258
- 20. 灵活应变，纠正错误 / 272
- 21. 比赛 / 284

第 177 届玫瑰与死亡社团成员名单

- 1) 克拉丽莎·丘斯伯特 : 天使
- 2) 格列高利·多里安 : 邦德
- 3) 奥德利·杜马斯 : 小恶魔
- 4) 本杰明·爱德华兹 : 大恶魔
- 5) 霍华德·弗斯特 : 二号
- 6) 艾米·哈斯克 : 妖怪
- 7) 尼古罗·德米其·康提斯四世 : 盗墓人
- 8) 凯文·李 : 佛拉多
- 9) 欧玛尔·马斯本 : 命运
- 10) 乔治·哈里森·普雷斯科特 : 小妖精
- 11) 德米特里·罗宾逊 : 桑代克
- 12) 詹妮弗·圣托斯 : 幸运
- 13) 哈伦·萨马斯特 : 特里斯特拉姆·项狄
- 14) 乔舒·西尔弗 : 加里莎·苏西
- 15) 玛拉·泰瑟拉蒂 : 朱诺



本人在此承认：我们和其他学生不一样

1. 擅离社团者

那是伊莱大学的“血拼”时间。我怕你们误以为这是一本有关时尚的书，还是让我解释一下吧。伊莱的学生不是在选购名牌普拉达，而是要选修普鲁斯特^①课程。他们不是在淘便宜货，而是在抢注容易的课程。他们宁可打六折转让名牌芬迪，以换取一个上“不规则碎片形”小班的名额。这门课的上课地点离生活区科学之丘不是很远。

作为一个大四学生，我觉得这样的选课时间特别令人痛苦。这是我的倒数第二次机会，我有可能就此发现隐藏的难能可贵的研究班，将来走出伊莱后，可以在冷冰冰的生活中回想起这个研究班，把它当做我光辉灿烂的大学时代的一部分，真如科尔·波特那首歌——《坚持下去》所唱的那样。十有八九这也是我在大学里聆听那些最臭名昭著的教授讲课的最后一次机会。

“什么？你居然没有修过赫伯特·布朗奇的莎士比亚课？”未来的老板肯定不相信。“为什么？艾米·哈斯克，你在伊莱大学都在干些什么？”

我不能告诉他们，因为我立过誓约，永远不会把真相说出去：

① 马赛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其创作强调生活的真实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以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而名闻世界。



玫瑰的秘密

当其他文学专业的学生正在选修布朗奇的课程时，我却蹲在某处冰冷阴暗的石头地上，穿着带帽兜的黑色长袍，戴着骷髅形的面具，排练神秘的入会仪式。我要躺在那儿，等一个茫然不知的同学信步从我身边走过，这时我突然跳出来，把散发着磷光的粉尘朝他脸上扔去，并且嘴里大声地喊：“妖怪！”

不管怎么说，我才不会承认诸如此类的事情。

“嘿，小恶魔！”我朝楼下喊道，“下午我有点想去挑选一个研究班。我们这些没有台词的角色今天能不能暂时停止排练？”

加里莎·苏西，又名乔舒·西尔弗，从一大堆叠得高高的“尸体”后面突然站起来。“是布朗奇的课吗？我也想选修这门课。”名人呗。布朗奇是伊莱大学的名牌教授，在自己的履历表上添上一笔大学者的名声恰恰符合乔舒的政治野心。

小恶魔此刻正悬空挂在那儿，下面有一摊“鲜血”。她那修得非常漂亮的眉毛挑得高高的，把一缕红棕色的头发从眼前吹开（夏天她染了头发）。“我本该去行业工会，”她轻蔑地说，“你们这些人不了解娱乐业。”

（顺便说一句，七月四日那个周末的一期《我们的周末》刊登了有关小恶魔的事情，那绝对不是真的。奥德利·杜马斯并没有在提华纳“慰劳”前男生乐队成员。实际上，我和她及其他“掘墓人”（那是玫瑰与死亡社团成员的雅号）在火岛上，参加我们社团一个元老的泳池派对。再说了，不管你怎样评价她这个刚刚出道的小明星，她的品位还不至于差到跟一帮还没有发育成熟的男高音歌手们在一起厮混的地步。如果她属于这种风格的话，那我们校园里的演唱组真是太多了。）

桑代克稳稳地站在小恶魔脚下，手里挥舞着一把看起来阴森恐怖的干草叉，轻轻敲打着她的屁股。小恶魔穿着普拉提的由设计师专业设计的石磨牛仔裤。“不能让司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

弟会的人进入‘墓地^①’，”她提醒说。德米特里·桑代克·罗宾逊是我们社团有关“权力归人民”方面的资深专家，因此她对此非常清楚。“不过，毕竟我和他们在一起混，”她继续说道，“有一场‘二十世纪种族阶层’专题讨论会，我本来想三点钟去。”

另外一群穿着戏服的排练者突然冒了出来，纷纷说自己即将误了什么课程。邦德（属于我们社团内部的英国小组）要确保他那些四年级同学在大学诗歌研究班的第一名位置，佛拉多必须参加伊莱电影协会的理事会会议，大恶魔已经安排好去健身房做理疗，命运正在做斯瓦希里语家教，而盗墓人（我想我从来没有在伊莱大学的课堂上见过他）因为一匹马的事情必须去见个人。这匹马是他自己的。

小恶魔叹了一口气，解开安全带，倒在地上。“很好，如果新入会的成员们觉得在入会仪式上受到怠慢，你们别怪我。”

“有了这些特别效果，我想不会的。”我答道。小恶魔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居然成功地骗她们工作室的一个外国交流学生借给我们一堆老的怪兽电影资料，以应付我们明天即将举行的入会仪式。我们读大三时，这些玫瑰与死亡社团的选拔对象还在国外。不能冒犯以前一届又一届的社团成员，这是我们每一届社团成员必学的社团规矩，因为他们会想出各种花招，把那些新入会的学生吓得要命。不过，把那些选拔对象塞进著名演员贝拉·卢戈西曾经待过的棺材是有道理的，这给入会仪式增添了某种真实性。到时候肯定是非常痛快的一个夜晚，不管我们现在要不要排练。

我推开脸上的面具，吸进一口冷气。演戏真不是我干的事。也许有人会说我缺乏基本条件，因为我无法在任何特定时间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我没有魅力。

有人用力拉了拉我的帽兜，跟我打招呼，“嘿，妖怪。”

① 秘密社团的活动场地，这类建筑物从外观上看很不起眼，但里面规模宏大。



玫瑰的秘密

说到魅力……我转身看到小妖精躲在帽兜下面朝我咧嘴笑。当然，小恶魔可不会把如此精心妆饰的脸藏在令人厌恶的面具下。谁想把乔治·哈里森·普雷斯科特这样绝无仅有的人隐藏起来？“等会儿你去万事达楼参加那个活动吗？”

如果你去的话……我心里想。“应该有免费饼干，”我说，“还有酒。”不知不觉地，我们已经从栏杆边走开，退回到一个角落里。这个动作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真滑稽。小妖精斜靠在一个用来装饰墙面的骷髅头上。他的戏袍敞开着，里面露出一件严重褪色、洗得发白的T恤衫，他的肩膀似乎在告诉别人：“你看我这个夏天练了多少举重。”唉哟，乔治。我喜欢他宽阔的肩膀。我喜欢他的肩膀以如此的架势把手臂与胸部完美地连在一起。我也喜欢他的手臂与胸部。我喜欢他的锁骨。我喜欢去年春天他亲吻我的样子……

“妖怪！”苏西在楼梯平台上喊，“我们去上布朗奇的课吗？”

妖怪，那就是我。“来啦！”我回答，但是我的目光并没有离开小妖精。“你为什么不去？”我问他。

“他们居然打算做那么无聊的事……讲述普雷斯科特学院的历史。”他翻了个白眼。我喜欢他的眼睛。他叫我跟他上床时，眼睛简直像铜钱一样发出绿光。“我想我对此已经滚瓜烂熟了。”

我跟他说我不去时，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大概再过三分钟就开始了！”苏西大声喊道。

废话。“我来啦！”我在楼下回应道。我转身面对小妖精，强迫自己记住为什么我跟他说不。“嗯，是的，在那儿生活了三年，我已经非常了解，我还算不上普雷斯科特学院的学生呢。”

我之所以拒绝，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乔治·哈里森·普雷斯科特，他还是“小妖精”——每一届社团里，跟大部分人睡过觉的爵士都会得到这个称号。

那时他是我的朋友，而且还是我的社团兄弟。“喂，早点来，

捞几杯啤酒喝喝，然后在他们开始讲课前悄悄溜走。”

他扬了扬一侧的眉毛说：“和我一起溜吗？”

苏西把头伸到暗处。“要走就现在走，妖怪。”

你说我怎么办。

乔治决定陪我们去参加“莎士比亚”研究班。如果你感到吃惊的话，那就举手示意。于是我们三个小掘墓人就走了，走向我们阴森墓地之外伊莱大学那个阳光明媚的世界。乔治证实没有危险后，我们从侧门溜出去，继而模仿三个刚刚从附近艺术建筑大楼出来的女孩子，悠悠然四处闲逛。

你知道，这就是玫瑰与死亡社团成员的真正诀窍：光天化日之下，你进进出出不能大声告诉别人，你是这个社团的人。不过，这样做还是挺有意思的。为了一点点秘密和几次稀奇古怪的仪式，我们和另外十四个素不相识的成员（哪怕认识也不会彼此喜欢）有了独特的联系方式。（我有一个玫瑰与死亡社团的同伴，在真正了解她之前，我对她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厌恶感。我对原先的这种偏见表示内疚，愿珀尔塞福涅^①保佑玫瑰与死亡。）

我们横穿大街，走大门进入老校区（也叫新生总部）。伊莱大学的头儿们认为，假如新生一下子孤零零地生活在指定的各个住宿制学院，那不利于培养班级之间的亲密关系，所以他们就把新生集中在一起，住在我们学校最大、最漂亮的四方院宿舍。六分之五的一年级学生把家安在那儿。（因为空间的限制，有两个学院的新生单独住宿。听我的没错，你只要看一眼他们的样子就知道这些怪胎是谁。在这里，人们反复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认识那个人。肯定是斯特拉斯莫尔学院的，或者克里斯托弗·布莱特学院的。”）

掘墓人的老大哥马尔科姆·卡伯特（又名兰斯洛特）跟我说，

① 希腊神话中的冥后。



玫瑰的秘密

就保密而言，每个学期初对掘墓人来讲是最危险的时候。玫瑰与死亡社团的墓地就在老校区那条街的对面，成百上千的新生都听说过秘密社团的事情，很想监视他们的活动。不过，老校区今天之所以不安全还有一个原因：这里是学生活动娱乐中心。

“赶紧作好准备。”乔舒说，因为一大捆色彩斑斓的宣传册朝我们涌来，简直是狂轰滥炸：俄罗斯合唱团、俱乐部人员、右翼党、维护基督校园十字军、妇女中心、走向光明太阳能汽车小组。校园里的每个社团组织都全体出动，推销自己的组织，使出浑身解数吸引那些连课表都还没确定的新生。

“来参加有创意的落伍分子协会吧！”有个年轻人说。他穿着一套超大的盔甲，在乔治的面前张牙舞爪地挥着一把用纸板做的剑。

“太迟了，”乔治说，“我已经身在其中。”

乔舒翻了个白眼，把我们那个朋友带到别处。然后他开始跟我们讨论，虽然玫瑰与死亡社团现在多么富有创造力，它将来可能会落后于时代。（乔治是我们当中最不情愿的掘墓人，话从我嘴里说出来，那更说明问题。）

在我的左边，一个“年轻民主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正在为摆放桌子的位置而打架。（没错，我们伊莱大学有两个“保守党人”，尽管他们对国王的忠诚早在231年前就结束了。）在我的右边，疯狂的记者们正在侵蚀以前归我管的地盘——伊莱文学杂志。我离开小道，前去问候新总编小埃里厄尔·哈雷。（是的，我和她的首字母一模一样。而且没错，我听别人开玩笑说，他们连橡皮图章都不用换。）上个星期，新生剪报出版后，我已经把大权转交给她。（出版剪报是我们每年的开场戏。）“能坚持下去吗，埃里？”

她耸耸肩膀，用去年的创刊号（那可是我一辈子的最高成就）扇风降温。“今天热得一塌糊涂。你没看到布兰登，是吗？他在

值班，供应柠檬汽水。”

她把我的创刊号弄皱了，还提到了我前男友的名字，不过我尽量没有流露出尴尬的表情。“是啊，我没看到他。”是的，至今为止。或者说，自从他五月份把我甩掉之后。

不过，埃里厄尔脸上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用不着多说废话。乔舒一把拽住我的手臂，把我从自己造成的难堪局面中救了出来。“上课了，快点。以后会有时间回忆你这些无耻行径的。”“无耻？”说得没错。但是乔舒并不知道怎么回事。“你都是大四学生了，这种事情对你早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

这时他突然看见“模拟审判小组”的人正在尝试印什么东西，真可恶。“哇，伙计，他们把我们的标牌弄得乱七八糟！”

“没错，乔舒，你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前进的好榜样。”

对于乔治来说，“学生活动”这个词向来意味着一件比较私人化的事情。他催我们快走，而我们恰好撞上了一大群无伴奏歌手。他们正在石板路上闹腾，看场面仿佛电影《西城故事》中“喷射机帮”与“鲨鱼帮”两个死对头在伊莱校园里厮杀混战。

“你好！”一个热情奔放的小姑娘上来打招呼。她在乔治面前摇晃着满头辫子，胸部挺得高高的，胸前的明显位置上写着某个无伴奏小组的名字（这种无伴奏小组在伊莱校园里有几十个之多）。“你唱歌吗？”

“嗯……”乔治一边迟疑地回答，一边看着她的T恤衫，“我……”

当然，他们现场逮住了一个观众，于是她那些像小贩一样的同伴蜂拥而上，纷纷嚷着：“你唱歌吗？你唱歌吗？你唱歌吗？”她们的手里挥舞着光碟。“来参加我们的演出吧！来试唱一下！用不着经验！”

“往后退，笨蛋。”我对一个朝我大声“念符咒”的男低音歌手愤愤地扔出一句话。“要不然，我把你变成女高音！我们不是



玫瑰的秘密

新生，而且没有兴趣。”

伊莱大学用希腊字母命名学生联谊会的制度非常令人扫兴，这一点可谓臭名昭著。我们有几个男生联谊会、女生联谊会，但是参加的学生并不是很多，大量泛希腊字母大学生联谊会混在乱糟糟的其他学生活动小组中难以察觉。秘密社团只针对大四学生，因此急切盼望“参与其中”的新生必然挡不住诱惑，会被吸引到歌唱小组为争取新会员而举行的一系列社交活动中。

你以为秘密社团很像大学生联谊会吗？它们的区别在于：

一、读完大三，你差不多花了三年时间体验大学的滋味，判断自己在这里的地位，搞清楚自己想参加什么样的活动，这时你才可以加入秘密社团。它不像各种联谊会那样为争取新会员举行各种社交活动，新生往往连行李都没打开就掉进了他们的陷阱，让他们承诺在四年或更长时间里参加某个组织。

二、各种社团并没有特定的一段时间为争取新成员而举行一系列社交活动。如果他们不感兴趣的话，不会假装非常喜欢你。

三、通常你甚至不知道什么社团在对你进行面试，直到某个夜晚他们突然授予你会员资格。至少我就被蒙在鼓里，虽然我只是一个特例（以后再细谈）。

离那些歌唱小组不远的地方，有个非常非常安静的三人组合正在分发小册子，宣传他们的祷辞小组。我发现另一个掘墓人也在其中。“詹妮，你到哪儿去了？”我大声问她，“奥迪尔几乎疯掉了。”

詹妮弗·圣托斯，按照玫瑰与死亡社团的说法，又叫“幸运”，看看她的同伴，又回过头来看看我，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走近我，然后低声说道：“艾米，‘慎重考虑’后结果如何？”

“排练怎么样了？”乔治问道。但是，像往常一样，詹妮没有理睬他。

“哎，我原先承诺过的。”

乔舒两手交叉抱在胸前。“我们更重要。”他的言外之意是：再说了，你已经是大四学生，理应抛弃那些幼稚的东西。

“不，”她说，“你并不比他们更重要。我和这些人一起混了三年。”

“你发过誓，我们比任何别人都重要。”乔舒反驳道。

她眯起眼睛。“我答应过许多事情。有些事情比另一些事情更重要。”

我向前跨了一步，走到他们中间。“好了，朋友们，让我们冷静一下。我确信詹妮已经背熟了她的角色台词。”

她用冰冷而清澈的目光凝视着我。“当然，我背熟了。”

就在这时，詹妮小组的另一个成员也加入到我们这个站得很近的小圈子。刚刚走过来的那个人个子高高的，一头金发披在肩上，黑色的眉毛线条分明。“有什么问题吗，詹妮弗？”

“没问题，”她说，“这些人是四年级的，他们对我们给的东西不感兴趣。”

“可惜啊！”小伙子说。

乔舒抬起头说道：“随便你怎么说啦，花花公子。你有你的先知，我有我的先知。”

男孩子的话让乔舒变得兴奋起来。“我想知道你究竟崇敬谁，乔舒·西尔弗？”

“和你一样崇敬上帝，朋友。”

“按照我对你们这种人的了解，我对此表示怀疑。”

这下子，詹妮和我都把手放在我们各自朋友的肩头，把他们彼此拉开。从乔舒嘴里说出来的话，确切地讲，对上帝不够敬畏，况且因为宗教信仰的差异而揍同学对他的政治生涯几乎没什么好处。乔治猛地跳了进来，帮我们一起拯救乔舒。

“詹妮，待会儿见，好吗？”我一边大声喊着，一边用力把乔

